



# 老家的屋檐

■ 文/陈鹏飞

清明时节，一位山东好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九宫格，是一组沂蒙山一带人家在屋檐下插着柳条和柏枝的图片，这样的风俗，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老家和那里的屋檐。

小时候的男孩子总是很淘气，大人们也乐于把淘气与“聪明”连在一起，似乎还认为越淘气的孩子越聪明。虽说淘气一般也坏不了多大的事，可如今想起来，用手去捉麻雀还是心有愧疚的。

不过，也怪那麻雀自己未曾意识到危险，冬日的寒冷使它们特别喜欢钻在那用稻草做成的锅屋的屋檐下，稻草的草秆密密麻麻排在一起，看上去无处可藏，可麻雀们却有自己的智慧与坚持，它们先是用头一点点往里钻，再左右来回向两边护，时间一长，硬生生在那屋檐下做出一个藏身处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它们花工夫做出的温暖小窝也被我们这群淘气的男孩瞄见。

夜晚时分，天色黢黑，几个小伙伴便结伴同行，其中一个手中抓着电筒，大家蹑手蹑脚靠近屋檐后，猛地举起电筒，一束亮光便沿着檐口徐徐向前挪动，于那一排排的草秆之中，总有一个小家伙静静蹲在里面，只是，它有点可怜，被明亮的光线照得发晕，尽管知道有人来干坏事，可已做不出任何逃脱

的举动，始终一动不动地呆着，那时的我们，也毫不留情踮起脚尖，伸出手用力向上抓去，得手之际，大家高兴地直蹦直跳。

这样的淘气，很快被大人们知道并严厉批评，我们也逐渐明白起更多的道理，要爱护自然，爱惜生命，不要去无端打扰别人的平静生活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，那些苦着稻草屋檐的房子逐渐被砖瓦房取代，掏麻雀已成为一种记忆，而每年开春后，看见燕子在平顶的水泥板屋檐下筑巢养子，便成为一件乐事。

那种乐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浅白的心理自足，似乎旧时王谢堂前燕，真的飞入寻常百姓家了，春暖花开，总让农村人感到踏实与满足。

也许农村人天生的追求并没有多么高，所以他们总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善良，这也表明，贫穷并不影响善良和品性。村上的老人都这样告诫那些曾会掏麻雀的淘气鬼，燕子能到谁家落户，那可是一种福气，千万不要去碰它们。

老人的这些话，我们是认真听进去的。于是，经常放学回到家，书包一放，便对着檐下那形若水瓢的燕子窝先望上一阵，而窝里的小燕子好像也有感应，一个个把头伸出来，小嘴上还镶着黄边，惹人爱怜，也有时，正巧碰上老燕们采食回来，

小家伙们便争先恐后地伸口相迎，一番热闹幸福的景象，自己也跟着热闹，跟着高兴。

檐下有个鸟窝，总还是小有麻烦的，它们的排泄物常常落在走道上，白渣渣的叠在一起，薄薄地围成一小片，可不知为何，从未觉得它们“脏”或碍事，视之如若平常和自然，只是走过时略加一点小心，相信，这就是爱屋及乌吧。

提及屋檐，自然就想到人们常说的那句“人在屋檐下，怎能不低头”，那是一种苦楚和无奈的交织，是明明落魄却偏偏心又不甘的对立，但老人们好像很不接受这样的俗语，告诉孩子说，要学会坚毅刚强，不要轻易低头。这也许就是老家一带人比较喜欢说“有种”的原因，这两个字虽有些直白甚至是粗糙，但却说在了根子上，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，越是遇到难事，越要迎难而上。

淘气、善良、刚强，是老家那极为普通的屋檐留给自己的宝贵礼物，如今，那屋檐已渐行渐远，留在了照片、记忆和梦乡里，可，每每回想起来，依旧是那样清晰、亲切和珍贵。

似乎，人生最难忘却的，便是那自儿时点点滴滴积攒起来的乡情。

那是一种被高高的围墙与坚硬的栅栏围着的，那是要有无数个园丁精心侍弄的花。有的甚至白天要喝“牛奶”晚上要盖“被子”才能存活。

我在想，如果让这样的花朵自然生长，它们能像蔷薇那样无畏风雨与虫害吗？它们能像蔷薇那样相互依赖共攀高峰吗？它们能像蔷薇那样你追我赶而又能紧密团结吗？我想，恐怕是很难的。

由这样的花，我想到了我们的学子。这些祖国的花朵，如今都很珍贵。每朵“花”都有多个园丁服侍着——父母家人、学校老师、社会办学机构等等。在这重重叠叠的爱心守护下，这些花朵开得很确实很鲜亮。你看那才艺的等级是一个比一个高，那竞赛的证书是一个比一个多……可是我们也看到了，那眼镜的度数是一个比一个深，那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却是一个比一个弱。导致这样的后果，主要原因，我以为就是一味的圈养，而缺少必要的放养！

温室里的花朵，确实好看，但是生命力是那样的孱弱。要想增强生命的活力，我们就要像蔷薇这样地生活与绽放！

就在我首次观看蔷薇花后，小城受到了几日风雨的洗礼。“雨横风狂三月暮”后的又一个黄昏，当我再次观赏那一墙蔷薇花时，它比之前开得更蓬勃更灿烂了。

## 鲟鱼

■ 文/孙建平

《京江晚报》副刊发表一篇文章，名字叫《鲟鱼》，我看了，很是喜欢，也想起我当年吃鲟鱼的情景。

我最早听说鲟鱼，是在大路读高中的时候。一次无意中，听人说有人去大路最北面五峰山那里吃鲟鱼，大路乡音里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，“shiyu”念成“siyu”，我听了，就想，活鱼不吃，要吃死鱼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的记忆里，后来吃鲟鱼，好像有过几次，前面几次在家里，但印象不深了，应该是父亲买回来做的。印象深的一次，是在原来大港中学食堂吃的。我读高二那年春天，原丹徒县在大港举行中小学文娱汇演，汇演会场在大港大会堂，好像是在一座小山上。吃饭就在大港中学。先前，父亲托人介绍，让我去大港中学的食堂做帮厨，汇演那几天，我就是在大港中学的食堂度过的。在食堂里，我就吃到了清蒸鲟鱼。那时鲟鱼都是长江野生，味极鲜美，价钱应该也不贵。从那以后，我才知道鲟鱼出水就死，所以考究的食客，都是坐着船到长江中去，渔民捕到鲟鱼后，就在船上现烧，那个味道才是最好的。并且，鲟鱼可以红烧，可以清蒸，但以清蒸为最美味，因为清蒸最为原始本味，不要其他佐料来改变鱼的味道。清蒸鲟鱼时，鱼鳞也要保留，因为鱼鳞下面有丰厚味美的脂肪。

后来看书，说旧时大户人家娶媳妇，男方考核女方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让女孩清蒸一条鲟鱼。合格的一个女孩，是将鲟鱼的鳞片一片一片弄下来，再用细线将鳞片穿起来，蒸鲟鱼的时候，将穿好的鳞片挂在蒸笼里面一起蒸，鳞片经过热气一蒸，脂肪就会滴在鲟鱼身上。这样清蒸的鲟鱼，既保留了鳞片脂肪的鲜美，又解决鳞片不好吃的尴尬。男方看了，当即拍板应允这门婚事，因为能够这样做清蒸鲟鱼的，一定是大户人家，吃饭是相当的考究。时间过去了几十年，野生鲟鱼早就没有了，那个味道，也只能留在记忆里。

西津渡有家菜馆，我去过几次。每次去，菜单里都有一份红烧鲟鱼，但这个鲟鱼是养殖的，味道和野生的比差远了，只是在没有野生鲟鱼的时候，有这样一盘养殖的，也算聊胜于无了。



## 蔷薇花开

■ 文/詹胜东(东方雪)

早两天，同事老徐的微信，向大家透露了一宝，那是在城市中心的某处平整光滑的花岗岩人行道旁，倚着围墙怒放的一大片蔷薇花。

当我循着老徐微信的指点，来到这一片蔷薇前时，那心情只能用一个词形容——惊叹！

这是怎样的一片花呀！就在花岗岩石板道的边缘，沿着东西筑起的一道几十米长的铁栏杆上，爬满了蔷薇花枝藤，从地下到空中有两米多高。就在这几十米长、两米多高的空间里，开满了白里透红的蔷薇花。那花从东到西、从上到下，开得挨挨挤挤，真乃“朵朵精神叶叶柔”！近看似一条色彩斑

斓的画廊，远观如一道飞泻而下的花瀑！那活力，那气势，那灿烂，你不得不从心底里给予大大的点赞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春日江南，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你为何只爱这一种？是的，要说人间四月天，何处无花媚？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优良的大都市后花园的区域内，稍抬抬腿，走出家门，哪个小区没有桃红柳绿？步入道旁，哪条路边没有杜鹃粉红如霞，春菊灿烂似金？若肯再驱车郊野，城外那些养在园子里的各色郁金香，俏丽的牡丹，艳红的玫瑰，无不妖娆妖娆迤迤成景。

可那样的花，哪能与这一墙带有狂野气息的蔷薇相比！